

木犀

創造社
作品選集

創造社編

小說選

第一種

木犀

木一岸

(創作集)

陶品孫等著



上海寶山路三德里

創造社出版部發行

1926



犀 木

1926, 3.1 付印

1926, 6.1 出版

1—2000册

每册定價洋**四**角五分



木星……………陶晶孫

葉羅提之墓……………郭沫若

青煙……………郁達夫

最後的安慰……………嚴長才

一個流浪人的新年……成仿吾

隔絕……………淩女士

聖誕節前夜……………張資平





木 犀

關 品 孫

到底是鄉間，
一座古廟雖然寬
敞，但只呆呆地立

着；廟前已通車，過往的行人也頗不少。

鄉間也應有鄉間的風味，而此處又多少兼帶了些都會的要素，究竟鄉不鄉，市不市——鄉則太俗，市可冷落了。

素威，乃此地大學生中的一位青年，也夾雜在行人之中經過。不知是從何處飄來的一陣香潮，愈漸濃烈了起來，纔突然喚醒了他的意識：啊啊，木犀！

四望都是初秋的濃綠，幾株蒼蒼的古樹，在廟內日本式的庭園中繁茂着。

木犀的香潮——

這怕是甚麼人也聞到的了？

但是，各人總會有各人的感觸——

馬車馬的生活！——這是素威自道；他這個感嘆中，也有一種因緣在內。

他難忘的少年時代是在東京過活了的，他是無論如何想留在東京的了。即使不能的時候，也想往京都去，那兒是他所愛慕的一位先生的鄉梓。連這一層希望也沒有達到，淒淒涼涼地流到九州來，過着漫無目的的生活，這是何等悲慘的呢！

在下宿店中過難過的日子是最難熬煎的。雖然有願爲醫生的打算，然又嫌厭與病院的空氣相接觸。藉此便入了校中的音樂會，把幼時所學習得的比牙琴，一天到晚，籠在練習室中彈奏——雖是受着隣室的助手們的厭嫌，迫窘，他就這麼開始了他的「馬車馬的生活」。

除吃飯和就寢而外他沒有回去的時候。現刻他是要回下宿店去吃午飯了。偶然的這陣花

香，把素威從無悲無喜的生活中解卸了下來。

就譬如那紐變黑了的紅條，那繫在那小得可憐的錢上的，不怕就在人面前害着羞不肯拿出來，但因為是先生贈他的原故，他連那紅條也不想改換的一樣——

這陣木犀花的香潮——在此中有熱烈欲燃的歡愛存在——那是素威的幼時。

那是歡樂也還——只好說「還」——沒有失掉，還在希望與目的中輝發着的時候的往事。

校服的短褲換成了長褲，往學校去時，說是不好意思坐電車，把他母親苦了一陣，纔坐起人力車去的時候，終竟遲了刻。

點名的時候的體操先生——名叫「老虎」的那體操先生！因為怕見他，便縮縮瑟瑟地，終久把腳移向了舊來走慣了的小學校門走去。

金輝燦爛的斜下的欄杆，階段下有棕櫚竹，那兒假如母親携着我的手兒登上去的時候，會是怎樣地美好呢！無端地正在空想，突然——

『哦，素威！』

叫了一聲，從前面出來的纔是女先生 Toshiko，她是小學校裏的英文教習。

『啊，許久不見了呢，已經入了中學了，我每天都在想着素威君……』

哦呀，在發號了！已經上了課嗎？你學校裏是幾點鐘開課？』

『八點鐘，』勉勉強強地素威答應了一聲。

『那嗎，你是遲了刻了。中學校遲了刻，聽說是很麻煩的呢。——素威君，你來有甚麼事情？』

『先生，你看，今天洋服做好了。』

『唉，——？』

『唉，長褲腳——真不好意思呢。』

『哦，那嗎——』

『我便坐了人力車來，所以遲了刻。』

『因此你現刻去，是不好去的嗎？』

『沒有甚麼不好，只是呢，我怕那「老虎」，他要罵人呢。』

Toshiko 先生便笑了起來，不再說話，把

右手放在素威的肩上，便走起來。走到了的是有白色的花邊窗帷，棹上有一瓶白菊花的房間——先生的居室。

『先生，但是我不去也不好。』

先生此時從腰帶中把小錶取出來看了一下。

『到開課還有五分鐘呢。到那時候我同你一路去罷。你就在我房間裏要罷。』

——在棧發上坐是坐了，先生也高興地把手和衣袖放在素威的肩上，同看了書櫥，看了書架，看了畫額，看了聖母瑪利的像，但是素威心中總忘不了遲刻的事情。——

不一陣，先生便和素威兩人走到了中學部的——那「老虎」先生之前。

『先生，素威君是我把他留在我房間裏了，所以遲了刻。』

這麼說了的時候，老虎便恭敬地向 Toshiko 先生行了一舉手禮。

茫然無措地，素威立在老虎之前。

好像從頭部以下完全沒有血的一樣，實在是沒有血液了，在害怕得發抖。

『呢，開課了，到教室去！』

聽了這一句話，沒有血的素威，如像雲的一樣，漫無目的地離開了那兒。

就在那天的晚上，素威靠在早晨登過的金色的欄杆上，在思索着不知道怎樣的好。Toshiko先生的房間是曉得了，先生也叫過他去要，但是害羞得很，比今早晨的那件事情，短褲腳換成了長褲腳的還要害羞得不知道多少倍。

我要想鑽進壁頭裏面去了！發明這句話的人，怕也是遇着了這類害羞的事情。——

金色的欄杆不倦地璀璨着。素威時而把嘴唇去親牠一下，時而又把面龐去挨牠一下。

『怎麼做呢？』他只是這麼想。——應該要去謝謝先生——但是這是怎麼害羞的一種道謝呢！

但是就這麼回去，也很寂寞。他在金色的欄杆上用手指畫寫着「Toshiko」「先生」等

字。

最初先生到這學校裏來的時候，

『我是 Toshiko——』

說了；隨後纔說出姓來，所以甚麼人都不叫她的姓的，細長而清爽，萬事精明的——此外沒有字來可以形容的美的 Toshiko 先生！

想了一陣，突然想到的是：雖是無聊，但是也要從遠處把先生的房間的內容望一下。——這麼一決心他便滑着欄杆從石階走下來。剛走到最後一段，上面有人叫他：

『素威！』

這正是先生的聲音。素威太吃驚了，發了一跳，竟至戰顫起來。

兩手被先生抱着，坐在房中的沙發上，還在發顫。

『我啊，我現刻又在管理寄宿舍的事情了，所以在校裏寄宿。素威呀，你回去的時候，你時常到我這裏來耍，無論甚麼時候都不要緊呢。』

素威已經歡喜得不可名狀了。——曉得是

這樣的時候，我早跑來倒好了——

『先生，今朝你救了我，我以後不想那樣受先生的援助了。』

『但是呢，我不想把我的素威被甚麼老虎呀獅子呀的人責譴，你不要介意呢，我們兩人一同做了不好的事來……但是呢；素威，我援助你的恐只有這一次，今後怕該你援助我了呢，總有那個時候，你不得不援助我的罷。』

說了之後，Toshiko 先生現出一種忽然沉思了一下的樣子——自從那天起，素威每天放學回去的時候，定要到隣接的初等科的寄宿舍去了。

把胸中的激動制伏着在先生的房門前扣門的時候，那時候的快樂，在一生之中怕是空前絕後的了。

每日素威所做的事情，除此而外甚麼也沒有了。無論在家裏或在學校裏，只把「Toshiko 先生」——這音樂的響亮的單語反復着想今天見面時該說甚麼話。

有一天晚上，太遲了，怕先生一定等着在的。他這麼想着走去的時候，房門微微開着，先生靠在梭發上，穿着純白的寢衣。

先生默默地立起來，立地擁抱着素威。

『啊啊，我等了你好一陣了呀！』

把房門閉了的時候，素威感覺着一股不知道是從甚麼地方來的香氣。

『你曉得是甚麼香麼？木犀呢！』

幽幽地亮着的電燈，古風的棹子的腳，軟軟地陷在坐褥上的先生——就好像在那小孩子時所想像的夢裏的王國中徬徨着的一樣。

美的那晚夕，素威是不能忘記的。

其後兩三日內，素威便移住在只有一徑相隔的中學的寄宿舍了。就此——過了許多美的晚夕。

赤磚砌成的堅固的校舍，校舍之後碧綠的美的小學寄宿舍——沿此寄宿舍之下。素威在草地與花壇之間行過時，先生每肯從上面俯瞰下來。

.....

素威與 Toshiko 先生的情誼，甚麼人都知道了。

有一天，素威走着平時常走的道路，遇着在小學校時，寄宿舍的寮母的 Tanisan。

『素威君，是往 Toshiko 先生那里去的嗎？——真是熱心啦！——趕急得很？——是那嗎——哦，每天你們做些怎麼玩兒呢？——種種的談話？——像很有趣啦！——啊——哦，素威君，你和 Toshiko 先生的事情，大家都在談論呢。你還年輕，倒很泰然；但是先生和你不同呢，你曉得麼？她無晝無夜都在掛念着你，在你看來，怕只當是先生待得你好；但是在我們旁人看來，我們是很明白的呢。女人想的事情，我們女人立地是曉得的。唉，你同 Toshiko 先生年齡：要差十歲。但是年齡爭差又有甚麼呢，戀愛到底還是戀愛。』

盡性地說了就走了。——也不恨那 Tanisan：她的面孔好像從古以來，不曾有過少女的

美好的時代，美雖不美，但是素來是可信用的人。

但是聽她那麼說時——唉，那嗎先生是怎麼地比我更有意義的了。戀愛就戀愛——是那樣的時分，當然是更幸福的了。——

因為聽了 Tanisan 的一番話，他進了先生的房間，也不敢正面視她。像以前一樣把手伸過先生的肩頭去拿東西。或者坐在沙發上靠着她，更要求要接吻她的那種親密的態度，更是不敢了。

那天先生的態度也更加不同了。回去的時候，先生的眼睛一面分外生出了種光輝，把雪一樣白的頸子伸在金色的欄杆上來望送着。

其後隔了幾天去訪問先生的時候，先生不在，因此失望。但是照房中的樣子看來，也不像是往遠處去了。

那是月夜。想在庭中去散散步。走出中庭，木犀花，香得異常。

在草原中夜露凝積着的小徑上稍稍走了一